



## 霜后青菜

黎洁

晚饭时,母亲端出来一盘香菇青菜,青的叶、白的梗、褐色的香菇,煞是好看。我夹了一筷子尝,竟吃出了久违的甜味——那种甜,绝不是多放糖能够达到的。我诧异地问:“咦,青菜的味道怎么一下子好起来了?”

母亲微笑着说,霜降后,眼前便忽地晃出来一大片田野。喧闹的丰收已经落幕,田里稻茬林立,周遭一片沉静。薄薄的白霜,涂抹在田野之上。田间地头,棵棵青菜,身披白霜静立,冷风絮叨,朝阳无语。白霜渐渐退去,霜的灵魂,却留在了青菜上,侵入入骨。于是,白霜青菜一相逢,胜却了人间美味无数。霜该是微甜的吧!不然,何以经霜的青菜竟带上了淡淡的甜意。

经霜的青菜绿得发亮、绿得发乌、绿得要流淌下来似的。经过霜的腌制,青菜的身子比较硬,脆生生的,只要稍微用力,叶子就会碎裂。握一棵青菜在手,莹白透绿的菜梗子,一片片抱得紧实,颜色一点点往上递升,直至摊成墨绿的叶瓣,摸一摸,润泽有脂感,如玉,是一棵有生命的玉。

怎么吃?袁枚说:“青菜择嫩者,笋炒之,夏日芥末拌,加微醋,可以醒胃。加火腿片,可以做汤……”哎呀呀,这做法却显冗余,姣好如青菜,何必恶俗地叠床架屋修饰自己?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,那个机灵劲儿,配角不就唱出了主角的风采?

还是清炒好。热油,大火,将切好的青菜倒进锅。水灵灵的青菜邂逅热锅,“吡啦”一下产生雀跃的激情。用铲子翻炒到菜叶软了,服帖了,倒半小碗水进去。除几粒盐,其他都让青菜独自去担当。焖个两分钟盛起,吃进嘴,酥绵绵,咀嚼间会在口腔流转淡淡的清甜。一口米饭,一口青菜,吃罢,满嘴清新。

最难忘的是祖母烧出来的青菜。隆冬腊月,老人家会选用一棵三斤重的大青菜,洗净,炒一个半熟,盛进煨罐,加作料,放上几片薄薄的咸肉,小心地放进尚有火星的灶膛中,用火灰围在煨罐四周。不到一个小时,从田头回家的一家人围坐上饭桌,一罐青菜冒着热气,透出香味,钻进每个人的鼻孔,罐内还有微微的响声。大家端起米饭的时候,已经急不可待,筷子齐上,肥、香、酥的一罐青菜,成了全家的美味,连菜汤都舀得一干二净。一家人,噙着嘴,用手摸着脸,那味道啊……

我退居乡下的父亲,如今过上了菜香衣暖的田园生活。菜园在他手下,如同被细心照管的幼稚园。回老家,我总喜欢跟着父亲去菜园转转。他指点着说,这些天夜里有了霜冻,菜也怕伤了骨头,你看,菠菜、芹菜、蒿菜、青蒜都罩了薄膜。又眼睛一亮指着青菜说,青菜最了不起,不怕冻。果真,一排排青菜放养在天地间,舒展得葱茏、优雅,以骄傲的姿态卓立于冬日旷野。我看了又看,觉得是在读一则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……霜后青菜,真的很了不起。

(作者来自广西石油)



## 诗歌

### 黄家岩

陈锡让

那黄家岩隧道出口上方  
几株野菊花是我的  
它们淡黄的小脸蛋是我的  
摇晃着的寂静是我的  
那枚落日,浑圆,饱满  
照进芭蕉林里的丝绒一般的光线是我的  
风声是我的  
鸟鸣是我的  
我把巡线路上的脚印,留给夜晚盛装露水  
以及满天繁星  
那丝绒一般的月光,拉扯出来的寂静是我的  
那几株野菊花淡黄的小脸蛋是我的  
摇晃也是我的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

## 解读一片槐林

李英

—

我小时候住在山东东营的孤岛镇。从我家往北几公里,有片刺槐林。据说是1960年前后,山东省植树造林大会战时种下的。

对于槐林,我是充满感激的。在芦苇遍地的盐碱荒滩,一群人历尽艰辛种下了这一大片槐树。槐林不仅挡住了风沙,改良了土地,还给思念家乡的石油人带来了慰藉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槐林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圈。在这里,有芦苇荡见不到的鸟儿、虫子、野草和野花。她就像是一个乐园,有许多神秘的东西,吸引着我去探索。我捉摸不透她,但我喜欢她。我觉得槐林是温柔的,她像一个母亲,包容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。每一次走进,她都能带给我惊喜和快乐。

槐林边的人,种了苹果、梨、蜜桃、西瓜,养了鸡、鸭,种了菜。有了槐林,生活在这里的人仿佛有了根,也发了芽,抽出了属于这片土地的枝条。

春天,梅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海棠争奇斗艳时,槐林是安静的。槐树的树干被风霜雨雪浸透,布满沟壑,要沉睡很久。即使鸟儿叫了很久,天都破晓得蓝透了,林下的小野花也偷偷开了,槐树都不肯发一片叶子。她似乎是要把这个舞台先交给林下这些卑微的植物,让他们先开花结果,然后才去过自己的生活。野花贪恋槐林的泥土肥沃,不肯去别处生长,槐林就把春天和煦的阳光让他们。等到太阳狠毒的夏天,槐林就用枝条和绿叶把他们保护起来。

如今,我所居住的城市,也是有槐树的,但那些树三三两两,既不能成林,也无法给我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待在这些孤独的槐树旁,我觉得,树是树,我是我,我的心灵无法靠近。那种疏离感,让我疼痛而无奈。而走进槐林,我的所有伸展的思绪,我的自由呼吸的心肺和皮肤,都自然生长起来,如坠梦境。我是槐林的孩子,一辈子都是,不管我走得有多远。

每年4月底5月初,槐花盛开的时候,我望着街边的槐花,思念我的槐林。槐林平凡而又浩大,她开花时如同急速奔跑的风,浩浩浓烈,似乎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力量,用在开花上。远望槐林,她似白色的云雾,停在灰色的地平线之上;近看,满树素白的花朵,挨挨挤挤,堆堆叠叠,很重很重地坠着枝条,如云似雪。立在树下,闭上眼睛,槐香钻进鼻孔,涌进肺里,直冲头顶。发丝沾了香气,衣服沾了香气,灵魂都飘了起来。

槐花开时,总有养蜂人与蜜蜂住在槐林边。他们来自哪里,我不知道。他们和这槐林一样神秘。看他们日日守在槐林边,我心生嫉妒,仿佛他们钻进了我的家,窥探了我的秘密。又觉得他们比我离槐林更近,得到了许多我不曾得到的东西。比如槐林那宁静而有小动物活跃的深夜,比如槐林那飘着轻薄雾气的清晨,比如槐林里我不曾发现的植物和动物,他们一定比我更早知道了。我还妒忌他们能日日呼吸槐林里腐叶味道的空气,妒忌他们获得了槐林里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

其实,我对槐林的痴迷,从认识她的第一刻就开始了。

二

芦苇荡里的童年挺无趣的,但我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。比如春雷过后,圆滚滚的蘑菇会从睡梦中醒来,像小孩子一样,身子一怔,顽皮地钻出泥土。所以父亲说要带我去槐林采蘑菇,我的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。

春末,槐树的花期已过,到处是新绿。刚刚发出来的槐叶是黄色的,风吹过,树叶抖动,感觉阳光跟着树叶一起跳动起来。进入槐林,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林子外面有风,但吹不进来。林子里面很暗也很安静,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回声。林下,长着俏丽、纤细的小黄花和蓝紫色的地丁花。腐叶的味道在林间弥漫,脚下泥土松软而有弹性。“咔”的一声,我踩断了枯枝,声音在林间回响。

父亲告诉我,蘑菇藏在隆起的土包里,可我试了好几次,都没找到。后来经父亲指点,我才有了发现。拨开深灰色的泥土,圆圆的白蘑菇赫然眼前,跟书本上画的一样,像把小伞,伞下布满淡粉色皱褶。那些皱褶整齐均匀地排列着,就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。用手

## 遇见·石化之美

指轻轻一压,皱褶就折断倒下了,被压断的地方,颜色会变深,还湿漉漉的。我抚弄着那些皱褶,幻想自己在弹琴。

走着走着,父亲突然停下来:“那有个蘑菇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一个挺大的洞口,洞口边有个碗大的蘑菇。“你去把蘑菇摘回来!”“啊?那是啥洞?”老虎、狮子、狼?我心里直犯嘀咕。父亲眉头一皱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父亲的回答让我更害怕了。一个蘑菇而已,犯不上拿生命冒险。任父亲催促,我就是不去。父亲只好自己去,还奚落我:“这有什么可怕的。”我心里怕着,责怪他竟让一个小孩子涉险。

晚上回到家,母亲捡了些老蘑菇,做了蘑菇炖肉。浸透了肉汁的蘑菇又鲜又香,我感觉自己都要吃醉了。

整理蘑菇的时候,我跟母亲讲采蘑菇怎么好玩,也讲了那个洞口的事情。母亲笑笑,什么都没说。我与槐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,在快乐、惊险和刺激中深深地印进了心里。

三

小学四年级的秋天,班主任布置了一个任务,让我们每人交两斤槐树叶,说是要捐给西北地区,用于飞机撒播植树。

采树种,真新鲜,闻所未闻呀!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。多么光荣的任务呀!我幻想,高高的蓝天上,一架飞机横跨万里,播下生命和希望的种子,沙漠变绿洲。我们这群懵懵懂懂的孩子,被兴奋冲昏了头脑,全然不知这次任务有多难。

初秋,槐林,黄绿交织,阳光在林边闪烁。脚下尽是落叶,踩上去像软毯一样。槐树有三四米高,枝条上挂着褐色的豆荚。我们不会爬树,只好捡拾地上掉落的豆荚。那些豆荚又扁又薄,里面的种子很小,只有大米的二分之一大小。小小的种子,轻盈得好像没有重量一样,所以豆荚能飞到很远的地方。这小小的种子,竟长成了如此高大的槐树?大自然真是神奇呀!

我理头翻找着,忽然听到“啊”的一声,紧接着听到翅膀扑腾的声音,原来是一只鸟儿被惊了起来。等我的眼睛锁住那个黑乎乎的影子,它已经飞到几米开外,融进了槐林的深色背景里。

辛辛苦苦找了一个下午,等我们走回家,天都黑了。母亲帮我搓去豆荚外壳,上秤一称,树种只有二两多,离老师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。

我很着急:“老师只给了一个月时间,我怕是完不成任务了。”

母亲想了一下说:“槐树还有一个品种,叫紫穗槐,很矮,种子是一串串的,要是能找到它就好了。”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。

第二周再去槐林的时候,我特意换了一个入口。就在那路口,我往路旁扫了一眼,那里有一丛灌木。凑近一看,那灌木的叶子是羽状、卵圆形的,跟槐树的叶子一模一样;枝条上长着成串的褐色种子,这不就是母亲所说的紫穗槐吗?我不禁狂喜,一阵狂撸。这些种子比刺槐种子大不少,也重很多。有了它们,我感觉轻松了许多。

交树种那天,我像捧着珍宝一般,捧着一个白布袋——那是母亲专门为我采树种缝制的。口袋沉甸甸的,隔着口袋,我依然能感到种子的光滑和饱满。过去的一个月里,有很多时候,我把手插进种子里,冰冰凉凉的感觉瞬间顺着胳膊,传遍全身。我握起种子,贴在脸颊上,感受收获带来的喜悦。

我一粒一粒积攒它们,攒下这些希望的种子,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我双手捧着它们,十分不舍地把它们放在了讲台上。班主任没有称量我们的树种是否达到要求。同学们脸上都带着喜悦,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。我想他们也同我一样,在收集树种的过程中,与大自然亲密接触,得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验。这份体验跟那些树种一样宝贵,一样值得珍惜。

我不知道,这些种子在祖国的大西北有没有生根发芽。梦里,它们坐上高高的飞机,从云端落下,大地便长出了绿色的云朵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## 等待,只是寻常

王雨薇

在海拔1400米的贵州大塘村,夜色尚未退尽,曙光还在来的路上。群山被云雾锁成了水墨画。乌江支流的激流在深谷中奔涌,撞击崖壁的声响,像是这寂静山野的心跳。地球物理公司SGC2138队湾地-洛龙项目营地灯火通明,这亮光是黎明前最先苏醒的星。

我站在营地门口的一团灯光里。寒风裹着水汽,漫过四周的崖壁,打湿了我的衣裳。那面写着“勘探先锋”的红底黄字横幅,被雨水浸润得发亮,在灰蒙天色中格外醒目。这是我来到湾地-洛龙项目的第三天。

陆续有施工车载着出工的人和设备驶离营地,穿过重重雨雾,绕山爬升,消失在未知的远方。

细雨绵密,经久不息。

中午11时30分,食堂屋檐下蒸腾的热气凝成串串水珠,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。项目党支部书记董伯林站在营地门口,目光紧紧锁住远处蜿蜒在云雾里的挂壁公路。

“大家先吃饭吧,不用等我。”董伯林忽然想起了什么,转身走进门里,轻轻拍了下技术副经理罗才武的后背。

罗才武正在看桌子上的施工图,偶尔拿起铅笔在图上的障碍物旁停留片刻。罗才武的袖口上斑驳着醒目的泥点子,是刚刚冒雨排查路线时溅上的。这会儿,他顾不上整理仪表。

董伯林交代完,转身返回门口。

腊肉炒笋的香气溢出食堂,在营地上空弥漫。三三两两的人陆续走进食堂。

几名员工刚从野外回来,衣服被雨浇得湿漉漉的,紧贴着身体,沉甸甸的裤脚上坠满黄泥。“这雨下得没个停,衣服潮得难受。”一人低声抱怨。董伯林听见了,转身对后勤组长罗祥勇小声叮嘱:“晚上留意些,他们回来把湿衣服收一下,洗净烘干,明天一早还要上工,穿湿衣服怎么行。”罗祥勇应声点头,转身落实去了。

董伯林就这么一直站在门口,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远方,似乎在等待什么奇迹突然降临。

下午1时,董伯林终于按捺不住,拨通了分队经理周扬的电话。周扬的声音混着雨声和杂音,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:“还在测线点,雨太大,估计两点才能回营,不要等我——不要等我哦。”

挂断电话那一刻,董伯林眉头紧蹙,眼底闪过一丝担忧。“您总这么等,

要等到什么时候?”我问他。他笑了笑:“等到人回来,心就踏实了。”

“等待”,似乎是队伍里约定俗成的守则。

去年冬天,董伯林带队在山里踏勘。为了节省时间,连续三天没回营地,就近吃住在老家。第四天夜里临近凌晨,一身疲惫的董伯林回来了。办公室的灯还亮着,三个副经理忙得不可开交:杜学军在看安全台账,汪鹏在整理爆破数据,胡国书正在煮姜汤。一见董伯林,三人几乎异口同声:“先喝姜汤,再吃饭,饭一直给你热着呢。”那一刻,董伯林坚信,那碗留给他的热汤永远都不会凉,无论他多晚回来,无论他从哪里回来,这是他的家。

董伯林的回忆被打断了,食堂员工李兴兰兴冲冲地端来两碗冒着热气的土鸡汤:“你们先喝口暖暖身子,饭菜我给团队留好了,一直在灶上温着,保证他啥时候吃都是热乎的。”

我接过汤碗,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整个手掌。董伯林摇摇头推开了,眼睛仍看向远处。“我等周扬一起。这鬼天气,路上不好走。”他说得平淡,神情里的担忧却更重了。

午后2时10分,雨势稍缓,山雾却愈发浓重,将峰峦藏得严实。忽然,一道昏黄的灯光刺破雨幕从远处驶来。董伯林的眼神瞬间亮了。一辆浑身裹着泥浆的越野车,仿佛一头疲倦的老黄牛,一摇一晃地开进营地。

董伯林从台阶上一个箭步冲下来,一把拉开溅满泥的车门。

“又等我,不是说让你先吃吗。”周扬俊朗的侧脸上,被安全帽的带子勒出的痕迹还红着,汗水混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看见董伯林,他先咧咧嘴笑了。

“饭菜一直温着,快进去吧。”董伯林不由分说拉起周扬,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餐厅。

原来,最好的战友,是在风雨里默默等你归来的人。想到这,一股温暖的情愫在我心中激荡,“等”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。

如此之等待,在湾地-洛龙项目只是寻常。

连续阴雨中,食堂保温锅里的姜汤始终冒着热气,在等待被雨水打湿的人;驻地的灯直到深夜仍不肯熄灭,只为给晚归的人照亮回家的路……

暮色四合,灯笼亮起了,如同寒夜里燃起了火把,倏忽间,暖意充满整个营地。

洗衣房里,李兴兰已将烘干的工装叠得整整齐齐,等待它们的主人。明天清晨,它们将再次被穿在队员的身上,同他们一起,翻过崇山峻岭,踩过流水沟壑,走向灯火人间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红装映雪松。高玉德